



Q: 这部戏里最打动你的情节是什么?

A: 我觉得是家的力量,即便生活再困苦,境遇再不济,家人永远是支持你不断前行的动力。我希望将这种温暖的力量传递给观众。每个人走进剧场,不光想看到台上的演员怎么演,更希望台上的故事跟自己的人生经历有交集,能够找到共鸣点。

Q: 即将登陆上剧场的《台北男女》,是由一个个片段组成了完整的剧情,和以往的舞台呈现很不一样。就你个人而言,最吸引你的片段是哪一个?

A: 整出戏我从2003年演到现在,也是我在表演工作坊里感情最特殊的一部戏。它依然是用喜剧的方式去呈现严肃题材。除了语言的部分以外,就是那些没有语言的情境部分,很有意境。例如你在列车里看到人生百态,《台北男女》用不同的喜剧片段,探讨包括感情在内的城市生活的种种问题:片段“感觉”——七嘴八舌地谈对“感觉”的理解;片段“全球化”——飞机上有不同国家的乘客,闹出了“通天塔”的笑话;片段“身份”——反思“我是谁”“我从哪里来”的哲学问题……它是以喜剧的形式,探讨理性时代社会存在的阶级、财富、爱情等问题,批判人们不敢真实面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许多真相。那趟诠释人生百态的列车更像一趟开往远方的人生列车,你会遇到不同的人,经历不同的事,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记。

保持对角色的谦卑

Q: 在《爱朦胧,人朦胧》中拼的是体力,就像一个百米跑道的运动场,需要你高度亢奋,冲刺终点。还有一种角色性格更内敛丰满的内心戏,你更偏爱哪种?

A: 我能不能说,我两种都爱呢!前者能够让你随时保持一种表演的兴奋感,机关枪一般让人欲罢不能。但那些内心很挣扎很丰满的角色,演完之后,人就跟虚脱一般,同样也需要内力。

Q: 不论做演员还是做导演,有没有遇到大的挑战?

A: 我觉得做导演就是与人打交道的工作,它会比做演员稍微复杂一些。因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个体,个性也都不一样,所以我觉得单纯当演员更轻松一点儿,导演考验的是你的全局观,跟剧场内外各种关系的协调能力。

这些年,每次上舞台,吕蔓茵依然会紧张,甚至诚惶诚恐。她觉得紧张是必要的。演员就应该在过与不及之间找到自己安身的所在。上场前心跳加快的节奏,让身体与情绪的力度撑起整场戏。她相信保持对角色的谦卑,才能呈现出好角色。



《爱朦胧,人朦胧》剧照

Q: 这些年,有没有遇到驾驭不了的角色?

A: 我从来不设限,去说自己一定不去尝试某类角色。我认为这不是因为自己有多骄傲,但是好胜心使然,我会想尽办法去跨越这道坎儿。我不会想自己一定做不到,你承认自己做不到,首先就泄气了。碰到没有尝试过的角色,我反而很雀跃,想去一试身手,它可以让我在表演上积累更多经验。其实我还真演过不少光怪陆离的角色,比如说演过男人、变性人,演过狗,演过变色龙、孔雀,还演过卵子。

Q: 笑声是你的标签,你觉得它天生就在自己身体里,还是说用了某些方式找到了创作的灵感?

A: 可能本身我体内就存在,后天又被激发出来了。怎么去理解喜剧的精髓?不论喜剧,还是任何剧种,演员都需要丰富自己的人生历练来体会角色。当然,喜剧也需要技巧,你也可以后天通过学习来练就自己的技巧。比方说在语言上,在节奏上,或者说你任何方面的才艺都不嫌多,这些技能都能帮助你塑造更丰满的喜剧角色。节奏是关键,如果是一个没有节奏的人,他演的喜剧也不会好笑,这是技术层面的部分,是作为演员的基本功,一定有章法可循。当然,如果加上天分,就增加了你在表演上的筹码,自然更加出类拔萃。

Q: 演喜剧,算是你的本色演出吗?

A: 这些年几乎我都是以“喜剧演员”来定义我的角色身份,但其实最难演的或者说最难呈现的恰恰就是喜剧。演了这么多年,我依然还愿意去尝试喜剧角色,因为笑声能够感染人。笑声更是一种治愈的力量。从某种程度上说,它真的是老天赐给我的礼物。当然,如果有机会尝试其他类型的角色,我也不会放弃。挑战不同的角色,也是演员的天职。有时候,那也是苦中作乐,任何一种角色,心路都需要仔细拿捏,这个过程对演员就是最大的挑战。这些年,每次上舞台,我依然会紧张,甚至诚惶诚恐。我觉得紧张是必要的。在舞台上,过分紧张没办法让你把戏演好,但是一点都不紧张,全然放松的状态,戏也不会好看。演员就应该在过与不及之间找到自己安身的所在。上场前心跳加快的节奏,让身体与情绪的力度撑起整场戏。我相信保持对角色的谦卑,才能呈现出好角色。